

张大春《饥饿》（节选）

《饥饿》出版于1986年，它是张大春最具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代表性作品。对原始淳朴人性的眷恋和对现代文明剥夺人们情感造成的“情感饥饿”现象的抨击，是张大春在小说《饥饿》中表现出的双重主旨。

依照厨子的算法，每回广告公司的人一来，少说等于加了十张桌子。他们对巴库的食量深具信心，并不十分在意巴库的速度和吃相，只是频频和领台的皮条客打招呼，奉承女演员越来越年轻、美丽，“尤其是那双腿，可以比得18岁刚成熟的少女，绝对够条件拍洗澡香皂的广告片”。他们也不会忘记对警官献殷勤，再三强调：在警官的领导之下，精点斋的知名度要比十家广告公司加起来的媒体业绩都大得多，可以得“广告金像奖”。警官谦称他这一辈子打击犯罪、除暴安良，得过24面锦旗、14面银盾、6只大金杯，早就不把什么奖不奖的虚名放在眼里。广告公司的人岂不知道他吹牛皮，也只好连声附和。话题七弯八转，总会落到巴库身上。他们的意思是要“借巴库用一用”，讲得好听些就是请巴库帮个忙，参加几场食品促销活动，照几张手捧食物的照片，也许拍一两次吃东西的CF上电视。“他会成为台北的头号食品广告明星。”一个广告公司的企划如是说。“他会吃遍天下无敌手。”另一个企划如是说。最后一个企划跑到巴库面前，端详他吃掉当晚第24碗麻辣鸡丝面的样子。这位企划的脑袋竟然歪了30度而毫不自觉，并且以这个姿势向巴库问话，语气犹如对待他那个可爱的小儿子：“喜不喜欢吃东西呀？”他原以为巴库会像那些参加五灯奖卫冕成功的观众朋友接受下周挑战时答称“愿——意”一样大声地回答：“喜——欢。”然而巴库的嘴里刚咽下一口面汤，热辣辣的，无法答话，他打了一个非常大的饱嗝，气息喷散了该企划的领带。（该企划深夜回家，他老婆照例闻他衬衫上是否沾染野女人的香水，却闻到一鼻子令她毕生难忘也无法解惑的五谷杂粮味。）

广告公司的投资没有白费，精点斋的四个大老板（当然包括厨子在内）终于同意让巴库抽空参加几次食品促销活动，拍了些儿童零食的电视广告——条件之一是产品的厂商必须先给付一部分酬劳，收受者也当然不是巴库，因为四位老板一致深信巴库并不怎么需要花钱；条件之二是不能延误巴库在精点斋正常的工作——换言之：巴库经常得在早上参加吃炸鸡、速食面的表演，中午赶到某一家新开幕的餐馆或大饭店猛嚼招牌餐点，下午则进入摄影棚喝下不知多少盒的鲜果汁、汽水，吃掉半卡车的巧克力糖球或饼干。

如果没有耽搁晚餐时间，巴库每天晚上仍旧坐镇在精点斋西南角的透明亚克力桌后面，让愈聚愈多的观众朋友为他的肚量喝彩。女演员曾经不止一次地对巴库说酸溜溜的话：“你越来越红了啊！”巴库则一本正经的表示他只是越来越白了。他这样回答的

厨子、皮条客、女演员和警官这四人都是精点斋的股东，是压榨、物化巴库的主要人物。

领带与饱嗝、香水与五谷杂粮的奇特组合，以一本正经的叙事反讽荒诞。

通过荒诞离奇的情节透彻地表现了股东们灵魂中的肮脏与现实中的不公正的现象。

时候，内心其实十分担忧，因为厨子说过：像美国那种皮肤白白的女人都欠干，巴库有亲身被戏侮（或者即将被厨子戏侮）的感觉。警官不大搭理巴库，也是因为他像个“娘们儿”的缘故。另一方面，他也悄悄地多吃一点东西，比方说：每餐饭多喝两口肉汤、多啃一块猪脚，这样做其实有点儿和巴库较劲力的味道，不过他从来不对自己承认这些，冤枉的是他渐渐丧失了控制打嗝和放屁的能力，经常当着满堂绅士淑女发出怪声。皮条客惯于为巴库介绍各行各业的客人，有时候甚至会用非常夸张的日本话向慕名而来的东洋观光团体说：“这是我国的国宝。”至于厨子，可是个一向讨厌交际应酬的人物，在巴库逐渐拥有较高的知名度之后，他反而刻意疏远他一些，以示孤高。这几个人使巴库愈来愈感到困扰；他开始认真的相信自己实在非常的无知，完全不懂台北的人、台北的天气、台北多变的一切。那三个广告公司企划也发现：巴库在吃东西的时候不像以往那样“勇敢”——他仍旧吃得很多、吃得很快，然而说不出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感觉到巴库吃得不太有精神了。第一个企划说：“是不是他吃腻了？”第二个说：“也许他的容量还是有极限的。”第三个说：“往好处想，也许他现在正在高原期，过一阵子就会功力大进。”

巴库不知道这些老板、顾客和中间人偶尔也会替他担心，他甚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在吃东西的时候会打瞌睡，而且忍不住会睡着。有一回，一家新上市的牛肉速食米粉举办“大小通吃”表演，请巴库到场吃了20小箱的分量，他在吃到第147碗的时候打了几个饱嗝，这还不算，三碗之后，饱嗝的声音被另一种温柔的、舒缓的、有节奏的声响所取代。在新公园音乐厅前围观此番盛宴的数百位来宾片刻之后恍然大悟：台上的“牛肉米粉大王”正在打鼾，听起来巴库睡得很沉，似乎睡忘了世上的一切喧嚣。厨子听说这件事后心情陡地一落，此后整整一个星期没有阅读睡前必看的言情小说，也没有打手枪。在这七天的晚上，厨子一再梦见巴库追着他、嚷着要吃他的腿。通常到了天亮之前，巴库便在这样的梦境之中追上厨子，张开血盆大口，连裆撕开他的裤子和胯骨。厨子于此际惊醒，咬牙切齿地恼恨巴库；不过他是明白分寸、公私分明的人，绝不会因此而在巴库例常饮用的睡前葡萄酒中添放（即使只是一点点）过量的砒霜。

当巴库以白皙的容颜出现在电视荧幕上的那一刻，远离他400公里之外的岛上传出一阵惊呼。岛上仅有的一架黑白电视机放在马老芋仔的杂货店里。从每天下午五点半开始，就有一群群的女人、小孩和醉酒男子分批来到店门口围坐围蹲，探头探脑。这天傍晚，第一批来探望电视的人看见巴库在电视上飞快地吞吃一大桌夹心饼干，并不明白那是快动作镜头所搞出来的效果，但他们依稀认得吃东西人的面貌——头发半长不短、皮肤极白、有一点点像男人，当下齐声大叫：“是马塔妮。”接着有一个老妇人反驳说：“不，马塔妮在家煮芋头，没有出来。”另一个小孩子早已飞快地跑到宋古浪的凉棚前大叫：“马塔妮！给我吃你刚才吃的东西。”马塔妮、宋古浪和巴苏兰过了半个多钟头才弄清楚：有一个

写出了巴库对复杂的都市环境、都市人的不理解与困惑。而支撑与推动这种困惑的是生他养他的山地世界。

极度的夸张。

梦是潜意识的显现，它表现了厨子对利用与压榨巴库的内心的道德恐慌与焦虑。

时空转换，由物化的都市世界进入原始的山地世界。

反笔。暗示巴库身体上的性别异化趋势。

长得很像马塔妮的“女人”在马老芋仔店里的电视上吃得又快又多——吃的是一种可以让所有人流口水的东西。

宋古浪一家子夹杂在人群中继续守候了整个晚上，直到电视荧幕中只剩下夹黑夹白又夹灰的斑点为止。巴苏兰略为有点失望，马塔妮则一路幻想着她自己在电视上唱歌的情形，连呵欠都忘了打。只有宋古浪脸上浮现了一种非常非常怪异阴森的表情，也只有他不需要依靠眼睛就看得出来：远方那个拼命吃东西的人是马塔妮的小哥哥，他的亲弟弟。宋古浪什么话也没说，独自缓步走回凉棚。月光洒在巴苏兰和马塔妮的头上身上，这两个女人已经踩着细碎的步子走出相当一段的距离，宋古浪才跟过去，望着摇曳在地上的修长身影，逐渐感觉到整个世界有些模糊。

这时巫婆狄薇从她的石板地穴中走出来，向他打了招呼，说：“你有事。”“我没有事。”宋古浪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说，“我们刚去店里看——”说到此处，宋古浪忽然停住话语和脚步摇起头来。巫婆狄薇从腰带里掏出一支半截香烟，吹口气点着，说：“你在哭。”宋古浪终于忍禁不住，弯腰伸臂，抱住巫婆狄薇，放声哭了。他一直哭到一大朵云彩将月亮完全遮住，四野暗成一片漆黑，身旁的罗汉松发出狺狺的笑声，才轻轻推开巫婆狄薇的肩膀，说：“巴库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变成什么人？”“我不知道，”宋古浪抽搐着，过了好半天，勉强吐出一句话：“他被霸枯砍抓走了。”

岛上的恶灵霸枯砍把巴库捉走的消息很快地传散开，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敢像平常那样大摇大摆地包围马老芋仔的店口。因为人人都知道：问题就出在那台电视机上。马老芋仔起初搞不懂，还以为村里有人造他的谣，又说什么什么东西吃了会坏肚子（以前有过这样的例子，通常马老芋仔自知理亏，会短时间降价一阵）。万般无奈之下，马老芋仔只好跑到村长钟马雄家抱怨，要他找出传播谣言的人来。钟马雄简单明了地告诉他：“宋古浪说你家有霸枯砍！”马老芋仔愤怒起来，一跳三丈高，冲至宋古浪的凉棚下破口大骂一顿。宋古浪、巴苏兰和马塔妮则根本对马老芋仔所关切的问题没有兴趣，来个相应不理。马老芋仔踢跳喧嚷了整整一个下午，只好在 5 点半左右收口，赶回家去看节目。他故意把音量调到最高，以显示他是非常有钱有势的人士，不可随便得罪。不料如此一来，人们更把大门深锁，不愿来到小店的附近。

宋古浪并没有向马老芋仔说明：这个关于霸枯砍的传闻究竟因何，直到很多年之后，马老芋仔早已忘记这个在他的浪迹生涯中千万个与人沟通的误会之中最不重要的一桩，宋古浪才向他提起。那是马老芋仔的店里换了岛上第一台彩色电视机的晚上，宋古浪淡淡地对马老芋仔表示：“上次你骂我，我不怪你——”话还没说完，就被马老芋仔拖进店里去探望彩色电视机。马老芋仔一面为他介绍电视机美丽焕发的新容貌，一面抽出 3 秒钟的空说：“我什么时候骂过你？”宋古浪翻了翻眼皮，自顾说道：“很久了，那时巴库的皮肤刚刚开始变白。”马老芋仔当下一愣，摇了摇头，因为他早已不记得这世界还有个名叫巴库的人存在。“巴库是我弟弟。”宋古浪说着，眼皮垂了下来。接着，马老芋仔发现宋古浪的

宋古浪，巴库的兄长。

山地人的感人肺腑的血缘亲情与城市中人与人的功利关系的对比。

宋古浪的预言之一。

山地人的坦诚、毫无心机与城市人的奸诈、冒险的对比。

眼中滑出两条泪痕，泪珠正在辛苦地翻越他皱皮纠缠的面颊。“怎么回事？他娘的说着就哭了！跟个女人似的。”“我不是女人，”宋古浪抽抽着看眼彩色电视机，又说，“它会把男人变成女人，把女人变成男人吗？”马老芋仔顺势望去，看见杨丽花正在唱着哭调，便说：“人家那是做戏，你认的哪门子真？”宋古浪抬手擦拭两下眼泪，看见杨丽花和司马玉娇互相搂抱啼泣的模样，终于破涕为笑。不过他笑的时候很短暂，一旦广告的时间到来，荧幕上穿着光鲜亮丽的男女模特儿出现，他就立刻想起巴库，以及他凄惨的未来。

至于巴库，在他还没有如宋古浪所预知到的那么凄惨的时候，仍是反复着边吃边睡的活动，并且正如那3位广告公司企划所说的：变成全国最红的广告明星了。连金宝园的领班、园主，来福牌的经理——甚至那个走红江湖的药厂老板；都在电视、报纸、杂志、公共汽车的车厢和千千万万庞大的陌生群众一同认识了我们的巴库。

巴库的事业、名气达到了顶峰，也造福了他身边许许多多值得帮助的朋友。女演员的制作人丈夫的社会写实伦理亲情文艺（及动作）连续剧得到周转而顺利开拍了。退休的警官用纯金和银打造了三只金杯和七面银盾，上书“义行楷模”与“忠勇可嘉”，这样做有两个作用，一来他真的拥有了和他平日所宣称的差不多数目的杯和盾，而且他还可以向人说明：这些都是真金真银，不怕火炼的；二来则为了保值。皮条客更是大手笔，开了一家小小的茶艺馆，馆里有一天24小时轮班执壶的小姐：小姐们身穿高叉旗袍时举止优雅，不穿高叉旗袍时动作火辣。而皮条客本人则经常造访日本，向那些不时照顾他生意的观光团领袖致送王茶，同时将茶艺馆中不断淘汰下来的小姐带赴东京新宿，尽力做好国民外交。

写实之中浸透着一种强烈的抒情和幻想成分。

时空又闪回到物化的台北世界。

股东们的利益结合，罗织了一张冷酷的异化之网，共同掠夺和谋杀了巴库原本健康的生命。

编者推荐：

张大春的《饥饿》是他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代表作。小说以其飞腾的想象、怪诞夸张的手法、光怪陆离的色彩，为我们编织了一个既是神话又是现实的既虚幻又实在的美学世界。那连绵不断的历史隐喻感，往往使读者在调动不同的感官走向作者建构的艺术时也陷入深深的思考。

这部小说的许多人物都具有浓厚的非现实特性。其中，主人公巴库是经历最复杂、最有传奇色彩的男人。小说叙述了阿美族人巴库走出“偏僻、荒瘠、幽暗以及充满饥饿的小岛”，怀着“去大地方”的理想，来到文明世界后一系列奇特的经历。巴库由金宝园去高雄，再由高雄去台北，到的地方越来越大，身上被人莫名其妙罩上的晕圈也越来越多。而巴库之所以能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山地人变成公众明星，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具有非同常人的“吃”的能力。而他的兄长宋古浪则具有非凡的特异功能。他预言巴库将在大都市遭遇不测，他预言马塔妮会从大都市回到小岛，这些预言竟一一应验。这些传奇式人物的非凡的能力对于都市世界而言，简直是虚幻和不可相信的，但对于山地世界而言又是可能的。它预示着的是，人离自然愈远，他们丧失的天性与悟性就会日渐增多。于是，透过小说魔幻神秘、光怪陆离的外衣，我们实际上可以感受到它的浓烈的现实生活气息。

张大春的《饥饿》的叙述时间也呈现出真实性与虚幻性结合的特点。在小说中，巴库离

开岛屿的具体时间与死亡的时间都是不精确的。一些地方，即使叙述中指明了“现在时”，“现在”也不是一种凝固的时间，它在与过去的重叠中也显现出了一定的模糊性。它显示着张大春更注意的是历史生活那种看似恒定的东西，是那种历史文化沉积中的普遍而久远的人性。作者通过对这种沉积的文化现象、生活情景的重复性的表现，是要象征或隐喻某种现实，表达自己对于“精神”和“物质”饥饿的双重忧思。由此，“饥饿”在小说中就具有着不同的象征意义。这种象征意义的多义性，既增加了作品的内涵，也满足了现代读者的多种审美需求。

事实上，文学的审美判断不能一味沉醉于道德化判断。当作家在审视美学对象时，他是带着他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人所具有的全部历史感受、历史经验、历史积累去作出审美评价和感情反应的。倘若张大春不回避现实生活对整个人类存在的积极意义，少一些原始的爱心，那么，他小说的道德观就不会出现只有善恶观的偏颇，小说的人类现代精神也就必然会得到强化。

作者自白：

战后出生的这一代，是对五〇年代父权威权体系的叛逆，全世界都是这样，他们不相信或不依赖经历忧患的父母的经验；他们感受到的是东西方冷战之后，人与人之间变得怀疑与不信任，所以他们要返朴归真，回到自然、弃绝文明的生活。

——滕淑芬：《大头春的告白——张大春专访》，《光华》1993/1

经典评论：

（张大春）是目前中文小说界中，最富创作活力的作者之一。几乎每部新作，都能玩出有别以往的点子，而他对非文字媒体的广泛兴趣，也使他的文学触角更为机伶多变。

——王德威：《我妹妹 VS 妹妹我——评大头春〈我妹妹〉》，
《众声喧哗以后》，麦田出版社 2001

在当代文坛上，“张大春闪电”确是耀人眼目，他学习钻研的玩意儿，统括了上九流中九流和下九流，他天生具有一种敏睿的内感，一种冥冥的灵动，加上不是常人所能比拟的想象和组合能力，以及极具爆发性的语言创造力，这许许多多的因素造就了他，我曾形容他为“野鬼托生的文学怪胎”。

——司马中原：《炼狱里的天堂——兼序张大春的〈欢喜贼〉》，
《欢喜贼》，皇冠出版社 1989